



巴勒斯坦妇女与领土主权

作者:西塔姆·萨芬

土地冲突是各国人民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自然资源的主要来源,土地是人类社会赖以发展的基础。我们与土地的联系客观存在,影响我们生活的发展和延续,直接影响方式包括劳动和对土地的投资等日常行为,也可以是间接方式。政治、经济和社会计划都能体现与土地的联系。其中,领土主权问题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冲突中具有显著地位。

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强权企图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控制土地。为此,他们采用了战争、屠杀、围困、制裁、镇压、设立军事基地以及由世界银行等资本主义卡特尔式垄断集团主导的经济政策等多种残酷手段。所有这些手段都是为了控制和统治人民,使其沦为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利益和野心服务的工具,并因此而陷入贫困之中。

另一方面,基于平等、自决权和主权的革命性变革的斗争仍在继续,旨在消除一切形式的压迫和歧视,以建立一个正义主导的世界。显然,作为同伴和领导者,妇女在这场斗争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某些时刻,由于各种形式的迫害和歧视,她们所受苦难因父权结构的支配地位而倍增。



土地斗争史

在对抗犹太复国主义殖民化斗争中，巴勒斯坦人民一直在努力争取土地和生存。这种殖民化依据的方法可以简单概括为：“将无主地给予没有土地的人们。”这句话显然源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殖民目标，他们通过最残忍的手段侵占巴勒斯坦土地并驱逐巴勒斯坦人民。

1948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殖民主义强权的大力支持下，摧毁了**500**多个巴勒斯坦村庄，驱逐了村民，使其流离失所。大多数巴勒斯坦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城镇，被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占据。以色列国就是这样在这些土地上宣告建立的。当时，半数以上的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犹太复国主义继续推进其计划，以完成对整个巴勒斯坦的殖民化。**1967**年，犹太复国主义发动了新的殖民战争，占领了其他阿拉伯土地：西奈半岛、戈兰高地和黎巴嫩的部分领土。时至今日，他们仍在该地区进行行动，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控制在约旦河西岸的土地，并建立定居点。这是一系列连续计划的一部分，其中，最新计划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于**2020**年宣布的吞并计划，旨在将约旦河西岸**33%**的土地并入以色列。

妇女游行

作为巴勒斯坦人民抵抗运动的一部分，巴勒斯坦妇女为其民族土地权利而斗争。她们的首要要求是巴勒斯坦难民能够返回其被驱逐的土地，同时保障领土主权和获得我们土地的权利。

在我们所面对的殖民现实中，成千上万的农民饱受以色列占领军和定居者的围困和阻挠，无法耕种和收获农作物，还被定居者袭击，树木和农田遭焚烧和摧毁。加沙地带的农田也受到以色列的军事袭击，而以色列占领当局还企图通过控制和窃取巴勒斯坦人的水资源来削弱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收益能力。



沃纳·安德森

由此，我们看到，巴勒斯坦妇女争取土地的斗争，实质上是对殖民主义和占领的解放之争。因此，她们毅然站在土地抵抗 [Sumud¹]的最前线。尽管遭受以色列定居者的攻击，但仍坚定不移地种植并收获庄稼。在农村，妇女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肩负着农业活动中最艰辛的工作，这一点显而易见。

“妇女与土地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纽带，是保卫土地的第一道防线。”

她们积极反对那些侵占农田以建设城市开发项目的企业。尽管妇女拥有土地的比例受到传统和历史遗留问题影响而下降，但大多数妇女以不同的方式保护土地。此外，妇女尽其所能保护土地免受污染和破坏，优先使用天然肥料，种植并保存本地种子，反对转基因种子。无论是在妇女委员会还是其他混合性别委员会中，妇女参与农业委员会和维护农民权利的人数都有所增加。

巴勒斯坦妇女不断斗争，以夺回被殖民主义、占领者和定居点侵占的土地，追求土地主权和土地所有权。



2021年巴勒斯坦囚犯团结网络(Samidoun)组织的活动

¹ **Sumud** 意指“坚韧”或“坚定的毅力”。它是巴勒斯坦的一种文化价值观、思想主题和政治策略，产生于1967年“六日战争”期间的抵抗经历。随着这一术语的发展，巴勒斯坦人民区分了**Sumud**的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静态Sumud”，相对较为被动，易卜拉欣·达哈克(Ibrahim Dhahak)将其定义为“维持巴勒斯坦人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毅力”。另一种是“抵抗Sumud”，是一种更具动态性的思想，旨在建立替代性组织，抵制和削弱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与“Sumud”概念和巴勒斯坦人扎根土地的意识相关的最终象征是橄榄树，它在巴勒斯坦无处不在。

西塔姆·萨芬(Khitam Saafin)是巴勒斯坦妇女委员会联盟(UPWC)的领导人，也是世界妇女大游行(World March of Women)的成员。2020年11月2日，她被以色列占领军逮捕并拘留。在巴勒斯坦和世界各地，女权运动呼吁释放她。#释放西塔姆！

原文为：阿拉伯语。葡萄牙语编译：Capire。审阅：ROOTS